

歸

田

瑣

記

歸田瑣記卷三

福州梁章鉅撰

閩蠻互稱

福建之爲閩自古及今無異而今西北人或並以蠻稱之吾鄉士大夫又或並閩之名而不居而別爲稱曰東越曰右南皆未詳考也莫古於周禮八閩七蠻之分鄭注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蠻蠻矣按此所引鄭語史伯之詞上言荆王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紉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紉自立乃曰蠻蠻蠻矣謂叔熊既避難居濮而從蠻

俗也彼不作閩者賈疏謂後人轉寫者誤鄭氏以閩爲正
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孫分爲七種故謂之七閩然考史記
楚世家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元年周宣
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
而少弟季狗立是叔之居濮在宣王世周禮爲周初之書
安得先有叔熊之後分七種爲七閩之理且牧誓武王伐
紂時隨從之國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種孔傳云庸濮
在江漢之南杜預左傳釋例直云建寧郡南有濮夷建寧
郡乃蜀漢時改益州所置其地當屬梁益在今四川雲南

閩七閩果叔熊居漢之遺裔何地之相隔絕遠耶許氏說
文云閩東南越蛇種從虫門聲所指東南較漢之在西南
爲得其實然蛇種之言實不知所據近人有據說文謬稱
閩人爲蛇種者先叔父太常公笑駁之云漢書明言遷其
人於江淮間則今江淮間民乃真蛇種而今之間產無與
焉最爲痛快近人無以難之竊思今之連江羅源及順昌
諸邑山谷間有一種村氓男女皆椎魯力作務農數姓自
相婚姻謂之畬民字亦作余意卽漢書所云武帝旣遷閩
越民於江淮間處其地其逃亡者自立爲冶縣此卽冶縣

之遺民而畚之音與蛇同豈許氏承訛遂以爲蛇種歟且
蠻之字許氏亦云蛇種安得蛇種之多如此豈蠻與閩名
異實同然周禮又何以七八別數歟竊謂草昧之初南方
閩蠻未通中國其人率皆蚩蚩蠢蠢故其字從虫以象之
卽如古狄字亦從犬至犬戎則直以犬爲名又如獯鷺獯
狁之類字皆從犬又豈得盡以犬種稱之嘗考山海經謂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則浙西爲蠻浙東南
爲閩審矣閩之置郡始於秦之閩中郡然秦之閩中郡地
大實兼得漢會稽豫章二郡之半揚雄揚州箴曰閩越北

跟夫東越在禹貢揚州域而云閩越北跟則閩越者南越也文選魏都賦吳蜀二子曰僕黨清狂林伯鬪僕是及卽閩也張協雜詩云閩越衣文蛇李善注引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是越卽閩也宋之問早發始興口詩候曉踰閩障乘春望越臺是韶州曲江亦閩也李白題元丹邱山居云榻來遊閩荒捫陟窮禹鑿寅緣泛潮海偃蹇陟廬霍此蓋用史記河渠書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語是廬九之間亦閩也獨孤及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云是亭也僻介閩嶺是嶺南西道亦閩也韓文公送惠師詩嘗聞禹穴奇東去

竟甌閩又撰胡珣神道碑云至閩南兩越之界夫兩越者
東越南越也而在閩之南則會稽豫章皆閩也史記吳太
伯奔荆蠻號曰句吳司馬素隱云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
亦稱越則是古人合蠻閩吳越而一之若今時封畛攸殊
各有莞藉則不得竟以蠻爲閩也則又何必辭閩之名而
不居而自詡曰東越曰冶南以爲古乎

常成一公

韓公作歐陽詹哀辭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鳥之樂雖
有長才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土

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
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
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未幾皆
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
舉進士由詹始後人皆據此謂進士始歐陽詹而聲教實
開自常袞然考閩川名士傳及淳熙三山志則閩人之舉
進士有薛令之林藻皆在歐陽前而獨孤及集中載福州
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
先聖先師退而嘆堂堂秋狹教學荒曠懼鼓篋之道寢于

矜之詩作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
既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校必精絃誦必時於是一年人知
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競勸家有
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每歲二月上丁
習舞釋菜是日舉學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
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
士以遜業之勤情覃思之精麓告於公斂其才者進其等
而貢之於宗伯由是海濱榮之以不學爲恥公薨之二年
太常議以公尊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諡曰成

此段刪節原文按

成公者李椅也大歷七年爲福建觀察使十年卒官常袞
洎閩在建中元年則華路監縷李實導厥先路不自常始
矣今學宮特立常公祠歲時專祀以爲興文之報而成公
祀典久缺自李蘭卿都轉彦章始爲表彰之都轉以族望
之裔而承爲此舉雖私而實公矣

張宜劉升道

余喜搜訪鄉里舊事曩有鈞游叢話之輯因細碎不能成
卷置之篋中茲山居多暇復加甄錄存若干條不忍竟以
飽蠹鼠也憶宋劉敞公是集有寄張宜詩云張君於禮樂

先進野人也曩者吾見之大驚彼何者須眉交蒼白被服必儒雅故喜殷周間不居王鄭下諸士多及門之子獨在野食有脫粟飯出無款段馬鄉閭行雖高時俗知亦寡昨聞修庠序造士繫陶冶斯人宜聘起可以專楚櫃養賢須勤渠風教隨周舍望君萬里餘誰調我心寫注云福州人教弟子數百人多成進士者今吾鄉士大夫罕能注其名想此次續修省志必已詳列之矣又記得亡友福清郭韶溪學正曾以劉升道之名詢余據云係其邑中名人余無以答之後偶繙宋劉翌灋山集中有題水雲亭劉升道福

唐所居七律云沙合南臺會有期沙邊築屋俯清漪宋香
陳紫丹成後潤綠湘斑族盛時長者時懷流水念老兄元
愛白雲知一塵不到忘言處雲在青天水在池此明爲閩
人而作但未詳升道里貫當時言福唐不必專屬今之福
清韶溪欲引爲邑先輩之重故殷殷考訂耳

陳讜

韓侂胄爲相時常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漫刺
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叅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
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

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圖令跋其後索筆
卽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
而及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
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
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
自有水心在此天下豈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
如水心一等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
必蒙與進至此耳胃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謙建寧
人後舉進士此見白珽湛淵靜語按漢長安慶虬之善爲

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知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爲一詩年十六已得二千餘篇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爲目自古已然矣

夏得海

泉州洛陽橋畔有夏將軍廟俗傳蔡忠惠守泉時因修橋遣醉隸夏得海入海投文得醋字而返遂於二十一日酉時興工儒者多斥其妄按洛陽橋託始於忠惠醉隸事則係蔡錫見明史本傳後人因蔡姓而誤附於忠惠耳聞書

亦以此事屬蔡錫且記橋圯時有石讖云石頭若開蔡公
再來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爲忠惠事並云忠惠母先渡
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蔡學士在風遂止時母
方有娠心竊喜發誓願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
公守泉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遭劫時避
於忠惠處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書符檄故能
達海神其說愈不經矣今吾鄉人譏誕語無根者謂之夏
得海而不知蔡錫事載於正史不必盡虛也

循吏

吾鄉循吏能開風氣之先者人第知唐之李椅常袞而已而不知六朝時已有虞愿及王秀之南齊書載愿字士恭宋明帝時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之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蚺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中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試清徹無隱後琅琊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

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云云又載王秀之字伯奮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云云可謂清風亮節後先輝映獨疑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王秀之而不及虞愿吾鄉省府志所論列亦寥寥未免語焉不詳無以風動來者矣

酷吏

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宋泰始六年以晉平王休祐貪虐不可涖民留之京邑又梁中大通五年郡守滅厥百姓謂

之臧獸吾邦酷吏實始如此

颶風

太平御覽九引南越志曰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一曰懼風言怖懼也常以六七月與未至前三日雞犬爲之不鳴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國以爲黑風按此卽南方之颶吾閩濱海各郡每年春秋之交必有之至每月間有者俗謂之暴或因以颶爲颶謂卽暴之轉聲則鑿矣

陳嶠

吾鄉相傳有彭祖命長八百歲七十猶是小孩兒之語其原甚古攷全唐詩載陳嶠暮年僅獲一名還閩近八十以身後無依強娶儒家女合卺之夕文士悉賦催妝詩咸有生羨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云彭祖尙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是唐時卽有此語今小變之耳

慶城寺碑

福州慶城寺有二碑一則琅琊德政碑一則宋開寶七年刺史錢昱重修廟碑皆備載王氏事蹟按歐陽五代史調審知字信通而碑云字詳卿考審知兄弟三人長潮次審

邗審知其季也故軍中呼審知爲白馬三郎新唐書列傳
潮字信臣審邗字次都其兄弟旣不以信字爲行且信之
義通於潮詳之義通於審知當以碑爲是 道光癸卯余
回福州祭掃暇日至慶城寺與僧滋亭談禪滋亭頗通內
典並喜詢地方故實且覩縷慶城寺源流余告之曰爾聞
乾隆二十七年此寺一奇聞乎是年五月七日午時郡城
東北慶城寺釋迦大像頭忽斷落墜地拜石爲之碎裂且
肩項皆削平儼如刀斫好事者蜂擁聚觀不知其故陳畏
民先生磨會以詩紀之云漫道金剛不壞身空門色相本

非真恒河沙內無窮劫得賣頭顱亦渡人寶月圓光笑故
吾茶毗原不判禪狐想因未了涅槃債更遇無情廣額屠
無有餘乘最上乘心風動處滅傳燈太平早付雲門棒鼻
孔於今摸着曾豈真億萬化身多伎倆寧殊墨頂摩思議
已教人着落猛回頭亦奈如何

高鳳

閩縣有高鳳者以善卜名遇物輒以意推不專用易前明
宏治己酉福州傅用養鼎求占科名鳳曰君第一人也既
而果然或問其故曰吾適剖椰子而用養至其象解圓當

爲解元又宏治戊午科鎮守內臣書一興字令鳳占解元
所在鳳曰尊意得無在興化乎但所書興字從俗省寫其
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省垣矣及揭曉榜首乃候官林克
仁士元也按乾隆丁卯孟瓶庵師於榜前請人測字以

餘茶書一因字於桌土其人曰此爲國中一人之象君必
爲此科解首矣旁一友躍然曰我亦就此因字煩君一測
其人曰君此科必無分或後此有恩科亦必中蓋彼因字
係無心君因字係有心以因加心有恩字象也旁又有一
友以所執摺扇拍桌曰我亦以此因字煩君一測其人斂

眉蹙然曰君之扇適加因字正中有困之象其終於一移
乎後三君皆如其言此人惜不傳其姓名殆亦高鳳之流
亞矣

玉枕蘭亭

今人熟聞玉枕蘭亭之名而不知其有三本其一見太清
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公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
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韓公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役夫所
枕小石有刻畫視之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賈秋
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囊壁石者率更洛陽二本

余皆未見惟秋壑石舊存福州舊家按文待詔謂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在軍作立象而礬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卽今福州本也石高五寸寬九寸厚四分旁微缺內會字磨滅羣字石字帶字流字有損蕭蠶庵跋云康熙壬寅秋余在長安得之閩人之手蓋因秋壑死後石落在閩及出閩仍歸於閩之人亦異矣近聞爲陳鑑亭廉使觀以重價購去又不知何時復能歸閩否耶

五經巾式

三
鄉會試有五經中式者實吾閩開其端洪武二十三年黃
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免會試
後刑部主事此其始也又明史選舉志載崇禎甲戌會試
舉人顏茂猷暹作五經文帝許送內簾中副榜特賜進士
以其名另爲一行刻於試錄第一名之前則亦吾閩人也
自是以後丁丑則江西楊重熙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
颺終明之世不過此五人

國朝則指不勝屈然開其端者以順治丁酉鄉試山東法
若真爲首次則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及吾郡

林文英此後吾閩乃無繼響者人才今不如古此其一也
陔餘叢考引彙書載宋時鄭俠之父輩同五經出身又
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賜五經及第則此事自宋時
卽係閩人擅其長矣

督學屢易

乾隆丁酉吾閩督學使者李公友棠以前臺灣御中任內
聖誤被

召入都繼則范公思皇泣任數日卽丁艱去莊公培因亦
以父憂回籍時錄遺屬巡撫吳公士功攝其事其朱經科

試者尙餘福州福寧兩府九月後前汪公廷璵復來成之

汪以甲戌督閩學蓋自丁丑至己卯三年之內學使者凡

丙子夏丁亥回籍四易是時考試章程凌雜有先鄉試而後科考者

福州福寧兩府

於己卯鄉試後有未鄉試而卽歲考者

福州福寧二府於己卯場後入泮者

卽於庚辰有未簪挂而先錄遺者

庚辰恩旨開科福州屬七月歲試場期迫促

於七月末過考令省遺才八月

又有學政以午後入文廟

初二日本府屬新生始行簪挂

又有學政以午後入文廟

行香提調以初更傳卽夜簪挂者

江公牌示六月二十日

染恙承命候醫逗留不敢出逾午黑雲四起諸生散者大

半汪公始出以爲不恭草率了事而回是年簪挂本承期

八月初二郡伯以監臨赴貢院驗工欲前往伺候遂於初

一夜初更傳新進卽夜赴府簪挂胥斗持火炬沿門呼喚

率以各學人數 陳畏民雜錄詳紀之
參差不克成禮

荔枝

僑居浦城日余塔邱乙樓由福州飛寄鮮荔枝兩簍色香

味尙未盡變曾作詩謝之云何煩烽雪與元霜滌暑仙丸

遠寄將挹盡西禪侵曉露

聞於西禪寺侵曉
擲下即裴龍登舟

分來南浦滿

庭芳似憐吮墨吟喉渴巧助稱觴鞠脰行

時屈余七十
賤辰前數日徧

與輕紅開口笑好添詩話筆花鄉時以徧貽浦中親好僉

曰此數十年來口福也有以貢荔枝故事爲問者余雜考

各書應之日後漢書和帝紀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

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乃詔罷之此粵東貢荔枝之始唐書載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亦指南海言之金史世宗紀上調宰臣曰朕嘗欲得荔枝兵部遂於通路特設舖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則未言貢自何地惟淳熙三山志云生荔枝紹興初始貢至二十四年因罷貢温州柑亦令不得供進注云宣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置宣和殿此吾閩貢荔枝之故事今道先元年福建巡撫顏惺甫棧始奏罷之

皂莢樹石榴實

豕曙北處士警記云稽神錄載泉州文宣王廟有皂莢樹
每州人登第則先生一莢貞明中忽生一莢半其年陳述
進士及第黃仁頴學究及第海錄碎事載邵武郡庭有石
榴一株士人以結實之多少爲登科之信熙寧庚戌有雙
實於木末者又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葉祖洽上官均名
在一二何與均兄弟同榜祖洽有句云不負榴花結露枝
杏林桂樹陳陳相因從未見使此二事者

鼓樓刻漏

福州城中鼓樓相傳舊有刻漏壺應時升降無爽今則只設十二時木牌需人更換矣聞舊物爲周櫟園先生取去不移時亦沈於海三山志云熙寧二年程大卿師孟爲郡守始作銅壺滴漏設於威武軍門而福寧志又以爲宋末陳石堂先生所製石堂名普字尚德寧德人精律呂璣衡之學以宋遺民不受元聘隱居教授巋然爲後學師表蓋初者程而修者陳歟

陳實百問策

莆田陳實字吉生負氣奇傑爲諸生日上司某謁文廟屬

實贊禮時天大雨某官擬拜階上實高聲唱曰拜下禮也
某官遂冒雨下階拜已陞明倫堂聽講令實講大誥蓋難
之也實高聲唱曰禮讀誥律在坐者當立聽衆官俱起實
展誥詳緩讀之復詳爲解說某官竟不得坐聽畢默默而
行實於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負才不相下疏言取狀
元不公成祖召誥之對曰臣百問百答成祖命解縉發策
以七十二賢賢何德二十八將將何功爲問成祖臨
軒對試頃刻閒條對詳悉文彩可觀而環亦悉對無遺乃
實實發成三邊其軍由曰廷爭狀元云云事載閩書實策

載福建通志賁傑構也

麻沙書板

麻沙書籍前代盛行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擅咨禮部尙書胡濙以聞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值爲買紙募印工力亦官給之卽此可見吾閩書板之富有他省所不及者宏治十二年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今年闕里孔廟災邇者福建建陽縣書坊被火古今書板蕩爲灰燼上天示戒必於道所從出文所萃聚之地乞禁僞學以崇實用云云下禮部議請勅巡按

提學將建陽書板大爲釐正又嘉靖五年因建陽書板字多訛謬巡按御史楊瑞提調學校副使邵銑疏請專設官第於翰林春坊中遣一人往較尋遣侍讀汪佃行此皆麻沙書坊故事吾閩志乘罕及之茲從禮部志稿中錄出以備續修者採擇焉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此浦城朱清如廣文

乘盤

所編時祝東巖方輯浦城遺書

廣文急欲附見所著因尅日成此余門下士詹捧之爲元善後裔欲重梓是集屬余校勘則原輯義例實未允愜如

卷首第一篇爲宋史本傳第二篇爲眞文忠公所撰行狀
是矣而第三篇卽次以縣志縣志係現在所修錄縣志不
如錄福建通志通志爲一省官書曾經進

呈旣錄通志則不必再錄縣志矣元善初後其舅張氏後
乃復姓詹此大關節集中不一見其同時葉水心適爲墓
志敘復姓事甚悉急應錄於眞公行狀之後以補史傳之
踈蘇州郡學有紹熙元年同年酬唱詩刻中有浦城張體
仁七律一首張體仁卽元善作此詩時尚未復姓耳集中
所錄數詩皆取自詹氏家譜中他無所見而此詩有石刻

可徵轉未採及漏畧可知而最可笑者語錄數條中乃及范紫登四書體注此所當急爲刪汰者捧之其應自知

之矣按道光戊子己丑間余藩牧吳中任蘇撫者爲安

化陶雲汀

謝

蘇郡丞爲遵義王香湖

青蓮

掌蘇州松江兩

書院者爲歙縣朱蘭坡贊善

蔚

華陽卓海帆京兆

秉恬

里

居者爲吳棟華京卿

廷琛

皆以壬戌同年往來無間遂有

吳中唱和集之刻香湖徵余序因爲搜求故實知蘇郡學

有宋紹熙間同年酬唱詩石刻囑香湖搗紙讀之按是事

在紹熙元年首唱者爲袁起巖

龍友

和之者爲張元善

龍

仁時袁以提刑爲浙憲張以提舉司倉庾蘇州卽浙憲治

所故爲吳中同官且皆吾閩人餘以次和者爲成仲隣

亮唐致遠子壽胡國敏元功王文欽藝均署胥堂趙景安

彥陵中玉彥衛從簡彥真均署浚儀三人皆宋宗室也又

周階稷承勛署桐川陳光宗德明署三山章仲濟澗署浦

城考張體仁卽詹體仁宋史有詹體仁傳葉水心嘗爲體

仁誌墓述及改姓而本傳失書史之疎也嘉慶中浦城有

輯詹元善遺集者但從詹氏族譜中錄出數詩而不及此

殆亦未知詹張之爲一人其輯柘浦詩鈔亦然且皆不知

有章解其人解既與袁詹同年當爲宋隆興元年未待問
榜進士此石刻又明著其爲浦城人而徧檢吾閩志乘選
舉門前後並無章解之名卽屬樊榭撰宋詩紀事自謂蒐
輯之勤而於詹元善章仲濟此詩亦未之見記載之難如
此近錢竹汀先生作養新錄始於此刻有所論定惟王文
欽誤作文卿又言惟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
吳人則石刻中唐致遠子春顯與成仲隣胡國敏王文欽
同繫焉臺何竹汀先生亦熟視而無覩耶今備錄石刻中
十二人詩以補宋詩紀事之缺而餘年來蒐輯閩中宋詩

又藉此補人袁起巖張元善章仲濟三家然則金石文字之可貴歐陽公所謂集古爲有益者真不虛也

武夷山志

癸卯夏間楊雪萊光祿

慶琛

致仕歸川小住浦城獨游武

夷歸爲余述游事並問武夷山志以何部爲佳余曰我只閱得董天工一志尙詳悉然有不可盡信者如云控鶴仙人名屬仁嘗駕鶴至武夷時魏王子竊與張湛等禱雨龍潭仙人適至竊等具懇遂獲甘霖湛因獻詩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

紛紛據蕭子開建安記載湛獻詩乃沈韻唐體當是宋紹
聖間禱雨於武夷君道流迎神送神之曲誤爲湛詩余編
山志初亦剛削忽一夜夢一仙騎鶴懸空而至黃髮束髻
面長賸色兩夾輔有卷鬚全身鶴羽問余曰開子修山志
湛與我詩載否余應曰載矣仙曰此真詩也前志後志或
削去誤矣今載便是但聞鶴羽泚泚從空而去按此事說
夢荒唐未可執以爲據故余所輯東南嶠外詩鈔不錄此
詩而如彙書所引武夷山記云武夷君命宋小娥遷居巢
友真仙通鑑云呂真人鍾離先生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

注 離注

又武夷記武夷君食沙紅鮓

注 鮓

食石胡臙

注 臙

此皆舊說相傳而董記轉遺之

建陽二寶

黃壁庵刺史

文瑤

云建陽虞氏家有二寶其一爲連環竹

圈二枚大如杯口厚約二分兩圈連環相套欲析爲二須藏於衣底得暖氣則分欲合爲一亦於衣底連之其年建陽火災虞氏析此圈一執於手一擲於空際頃刻有光一圈漸大如屋遂覆所居四圍隣家皆燬虞宅無恙旋執手中之圈於灰中尋所擲之圈合之如故其一爲絹本畫一

軸銅盆一具其畫已霉黑雖置極明處亦無所見貯水於盆懸畫於壁俯視盆中水則畫中山水屋宇竹木悉現牧童樵子皆能行動穢臺畢露壁庵館於虞宅曾親見之壁庵篤實人所言當不妄余僑居浦城距建陽百餘里嘗以詢其邑人俱不能詳近壁庵亦已歸里惜臥病不能出無由再質之或疑此語斷不可信余謂天下奇物未可以目所不見決其必無既謂之寶自有非意計所能測者說部中有載外鳥意達里亞之羅瑪城中有流觴曲水銅鑄羣鳥遇機一發鼓翼而鳴各具本類之聲又云西齊里亞鳥

有天文師名亞而幾墨得者嘗遇敵駕數百艘臨其島則鑄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光照火發一時燒盡又其王造一大舶成將下海牛馬駱駝不能運幾墨得用巧法第令王一舉手舟如山嶽轉動須臾下海無阻此自不可信若辛棄疾南燼紀聞載契丹主耶律延禧語二帝曰我祖眞宗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每穴有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珠自穴中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尺沸湯沃之取其汁澆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卽愈燒之降天神

香聞數百里當契丹爲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世間果有此奇物乎然亦無以斷其必無也

承天寺

泉州承天寺異跡甚多寺中有九十九井相傳一僧畜異志欲掘百井以爲兆後功虧其一而止井上築石塔數處凡蒼蠅飛集塔上無論多少頭皆向下無有小異者山門口有梅花石石光而平中隱梅影一枝每年梅樹開花時影上亦有花生葉時影上有葉遇結子時影上有子若花葉與子俱落之時則影上惟存枯枝而已寺中又有魁星

石近視無物遠望如一幅淡墨魁星圖至天將雨時石上
綻出水珠亦儼然結一魁星形也此繆蓮仙塗說所載惜
屢晤蘇麓石皆忘卻一問之

小李將軍畫卷

浦城周儀軒運同

鳳雛

家藏舊畫卷首有宣和瘦金書唐

李昭道海天旭日圖九字一條下有御押憶余在吳門曾
見小李將軍海天落照圖長卷畫法與此卷一同惟其入
手去路皆不甚分明跋尾亦有疑義而索值且昂遂置之
按各家譜錄只有小李落照圖並無旭日圖之目落照圖

亦宋祕府物嘗入賈秋壑家前明藏琴川劉氏歷有源流
而此卷無考然卷前宣和字押的是真蹟卷中烟霞縹緲
鈎勒精嚴亦純是武衛家法斷非宋以後畫手所能仿爲
惜不及數尺卽絀然而止知尙有後半幅爲人割移別作
一卷以售欺卷後趙松雪所書海賦及鄧巴西袁清容吳
匏庵諸跋並屬僞蹟更不待言矣余於嘉慶癸酉冬攜家
北上小住浦城曾從儀軒借觀一過未經諦勘儀軒富於
收藏實自以此爲甲觀也道光壬辰得請歸田復過浦城
時儀軒已逝其二子芑源廣文甘亭孝廉出此求跋亦叙

匆未暇以爲今年秋復得告歸大有卜居是邦之意客窗多暇乃與芑源等發篋縱觀再四審眎因覲縷書此而歸之自幸前後三十年眼力頗有所進不虛此一投翰墨緣且願芑源昆仲就現存之蹟剔去卷後各偽跋重加潢泊以無負此唐人妙蹟庶可於無佛處稱尊云爾壬寅十月望後記

文衡山書赤壁賦冊

陳無軒寓賞編載文衡山前後赤壁賦行書冊稱爲浦城祖君莪在藏本蓋卽吾師舫齋先生之封翁也余於嘉慶

戊辰己巳間掌南浦書院講席日侍舫齋師談讌彼時未
讀寓賞編不知吾師家藏此蹟未曾請觀今僑居浦城吾
師早歸道山雖知有此蹟而無由過問矣翰墨之緣卽一
寓目而亦不可強如此 按蘇文忠有自書赤壁賦本今
三希堂已爲摹刻朱子云盈虛者如代今多誤作如彼
嘗見東坡手寫本作代乃今 三希堂所刻則仍作如彼
豈朱子所見又別一本耶然 三希堂本而吾與子之所
共適其適作共食又不可解 又按坡公跋龍井題名記
云予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

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
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
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此公第一次游赤壁也元
豐三年爲庚申越二年爲壬戌始再游赤壁今人只知後
二游而已

歸田墳記卷四

福州梁章鉅撰

黃忠端公

吾鄉黃石齋先生爲千古偉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風采
余曾得其待漏圖畫像則恂恂道貌藹然可親絕無一毫
凌厲氣概相傳石齋先生就逮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
辭之曰我爲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爲也猶不去石齋乃曰
諸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
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爲冒不測也衆

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卽絕粒大帥憂其蚤斃也百方進食飲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於江寧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入飯肆強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但必無過三爵衆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此閱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爲公送喜石齋曰國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

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歷數二
公之家世閥閥而阿其罪二官皆浹背而去頃之石齋乘
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
齋笑曰怖乎忍一刻卽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
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臆
目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爲羣
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
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卽就
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

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衣襟嚙指
血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
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
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
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領之曰可乃坐而受刑
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牌云偽閣部黃某首巡示訟
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
寧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歛至浹月乃與到
古墓取匣開視面尙如生遂以歸葬榕村語錄所載如此

洪文襄公

相傳洪文襄公

承疇

當明崇禎十四年松山被陷時京師

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朝賜祭其子在京成服受弔撰
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
而行狀已徧傳人間歸

本朝二十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撰行狀不復敘前
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行狀訂
爲一本然公自順治元年入關爲內院大學士次年卽出
駐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後再出爲楚粵滇黔諸省經畧西

南底定其功亦偉矣當順治九年九月欽天監奏太白星與日爭光流星入紫微宮者內大臣等議請

駕往邊外迎達賴喇嘛公率同大學士陳之遴疏稱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與爭光紫微宮者人君之位流星敢於突入上天垂象誠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澇歲饑處處入告非

聖躬遠幸之時達賴喇嘛自遠方至遣一大臣迎接已見優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何勞

聖躬親往疏入遂止此事已載

國史列傳則公當日立朝之概亦可想見矣 又聞吾閩各郡在京皆有會館泉漳兩會館本係合一鄉誼最睽自國初洪文襄公入相後公以南安籍專拜泉館同鄉而漳館人遂不通謁彼時泉館人無論京宦公車無不所求輒遂攸往咸宜而漳館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館中人五六輩一相與私議曰洪閣老雖不我顧究竟不是別鄉人我輩一概不往修賀毋亦於鄉誼有關今泉館人皆欣欣向榮且有慙慙我輩先施者姑盡吾禮可乎衆以爲然遂於次日率同往謁閣人傳命曰旣係同鄉亟應請見但公事實難

擺脫稍暇卽當出城謝步耳越日卽有軍官來報曰中堂
準於明日出城到漳館天后神座前拈香於是五六輩者
飭館役潔整神龕灑掃庭院具茶以待屆時又有軍官飛
報曰中堂已出前門矣漳館時在冰窖衙衙距大街不遠
於是五六輩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肅迎各於輿前一揖
公在輿中一拱而輿已飛過人馬喧騰之際五六輩者竭
蹶步隨甫入館門見公拈香已畢請諸位登堂敘話則見
鋪陳粲爛燈彩輝煌地廟堆花茶茶香撲鼻皆耳目所未經
公數語寒暄畢卽起登輿五六輩者又急出街口肅送畢

徐步而歸則依然舊日門庭適所見者全無蹤跡惟神座
前兩行絳燭一炷藏香而已於是同人皆惘惘相對日頃
莫非一夢否呼館役詢之亦曰我隨諸位往復迎送且茫
不知前後之何以改觀也既各歸房中解衣則各臥床中
皆安設元寶庫銀一个云按此龍溪李述堂太守風所述
嗚呼公之幹畧即此可覘其概蓋實有古今人所不能及
者宜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

李文貞公

安溪李文貞公當耿逆構難時有蠟丸告變之功吾鄉人

至今德之惟陳省齋先生夢雷因此與公有隙其絕交書
中斥之不遺餘力揆之當時情狀恐不盡然文貞學養之
粹定不出此讀榕村語錄自記之語當得其實附錄於此
以待論定云人當大驚懼時切不可就處置事此時非本
心之正若以事機不可緩因旁言亂聽急忙應之十件十
錯某自經鄭寇耿逆之變身嘗試之當鄭寇披猖時欲招
某出某不應遂致怒聲言欲禍予家彼時若一言稍靡便
貽名節之羞若過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動聲色數日
後有王友者問某作何計某曰僕不過一窮百姓彼若欲

得而甘心者遣一役來牽之而去卽與見面矣友曰招之
不見牽之而見可乎某曰招之無可見之禮牽之有可見
之義何也招之而見不爲殿下臣必爲座上客牽之而見
則爲簿下囚矣友曰見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禮待則從容
告以實情僕非明之臣子而實我

朝之詞臣也倘爲不才便不足用如以爲賢未有賢而失
節者彼於明家失節之人皆殺之流之則僕之不宜爲用
明矣如慮僕有別圖生變者請侍老父老母攜妻子傍城
而居教童蒙度日可矣若彼赫然而怒發淡水洋亦命也

王友爲之稱善其後竟得瓦全倘倉卒應之則心氣驚惶
思慮未能周到剛柔緩急之間皆足以僨事致禍矣

李文貞公逸事

安溪李文貞公之先代本聚族鄉居

國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挈黨踞李氏祠
堂索供錢米李氏族人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
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爲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撫摩而
嗅咻之並假封翁以詞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子讓
與我我便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

共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爲保族起見功德莫大况此子岐疑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奈何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懼盜魁亦喜甚乃擇吉日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頓改也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扃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翼日入室視之公殊無所苦復閉其窗檻以煙從外薰之一

日夜意必悶倒矣。啟戶視之，則伏於地，蹶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卽欲死之亦勢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去，而以我幼子轉託之。自古緣林無不敗之局，我旣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亦未可知。盜魁以爲然，明日遂召封翁交還其子，並鄭重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卽統衆盜他去。後盜果被獲，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焉。現在李姓族譜中，別有一支附於宗圖之後者，卽幼子所傳也。嗚呼！盜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然

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此事聞諸泉州張我圃觀察

和

又文貞公之墓在安溪某鄉康熙間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將危道士告之曰汝爲我所生而此病已萬無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可乎女愕然曰唯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風水謀之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內埋之方能有應但已死者不甚靈現活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割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於文貞公之墓前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

氏田中減收若干斛則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
有覺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中迎張大帝爲賽神會
綠旗導從甚盛行至文貞公墓前神像忽止數十人昇之
不能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衆不得已從之
至廟男子據上坐云我卽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須往
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鋤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既定又大
呼曰速至李公墓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墓令執鋤
鋤者搜墓前後久之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
飛其角旁有字則道人台族姓名也乃令持繩索者往縛

道士時公家族衆亦至鳴之官訊得其情置道士於法
氏從此復盛而奉張大帝甚虔此事聞之漳州黃清夫侍
御照今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之

陳省齋

吾鄉相傳

國朝圖書集成一書成於陳省齋之手實未核也恭讀康

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諭內閣九卿等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

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

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着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卽指名陳奏楊文有乃耿逆僞相一時漏網公然潛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卽奏明驅遣爾等毋得徇私隱蔽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

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

聖心故能貫穿古今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爲典籍之大

觀此書工猶未竣着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卽加潤色增刪仰副皇考稽古博覽至意據此則圖書集成之成帙非省齋所能專其功而省齋之負才跡弛讀此亦可見其概矣

蕭壘庵

雍正六年六月禮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疏言原任山西道御史蕭震於康熙十三年遭耿逆之變與原任邵武府知府張瑞午等合謀討賊事洩身殉妻妾媳婢同時死節查張瑞午等俱經予恤蕭震亦應照品級致祭一次

功臣廟其妻林氏妾張氏媳鄭氏俱應准其旌表給銀建坊入祠致祭其婢曾氏限於名分停止入祠疏上

從之按此事傳聞異詞尤西堂良齋雜說云侯官蕭震以順治壬辰進士爲大名府司理擢御史後巡鹽兩淮家資鉅富與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蕭之內子和藥勸其自盡蕭弗從遂污僞命爲布政使亡何以事害之腰斬東市籍其財得三十六萬康熙甲子余至三山過其居已廢問其妻子無復存者慨然悲之作詩云人生富貴本無常生縛摩訶事可傷多少朱門皆白屋空留燕子話興亡震之恩

乃不及一婦人悲哉尤氏所記如此然余又聞亡友謝何
男言蕭蟄庵知耿變將發北行至仙霞嶺耿藩使人遺以
錦步幃廣可數畝蕭故豪侈得幃卽大徵菊部流連數日
逆謀成遂被禽其後死以纆首在烏石山之鄰霄臺先是
蕭有句云但使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上鄰霄至是而鄉
人更詩酒二字爲屍首則與腰斬東市之說殊矣謝古梅
閣學小蘭咳詩集有秋日登鄰霄臺弔蕭蟄庵先生四律
亦頗著微詞詩云秋風秋草越王城緩步登樓弔古情天
爲斯文留後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臺鵝鷺存遺草南土

鯨鯢畧盛名，魂倘歸來天。水黑亂峯風，木助悲鳴碑。傳百

字擅才，雄幕府當年。紀厥功

原注：公與當事會復道山古跡，第崖勒銘紀年月頌功德。

文不滿百字，名百字碑在鄰霄臺之右。

能與名山開面目，獨無奇計出樊籠。

荒臺草木千年恨，樂土桑麻一夢中。

原注：臺成日，公榜聯曰：但願桑麻成樂土。

不妨詩酒上鄰霄。

惆悵功名成往事，可憐文獻泣西風。衰草黃沙

骨已陳，曾聞父老說。能真陳書，不憚操吾肘。

原注：時道山就廢，公與會

城紳士議興復，致書督撫言論，倭侏士論狀之。

修史猶難贖此身，一劍可能酬國

士。九原安得起斯人，山中猿鶴如相憶。侍御功名半是塵。

亭餘故址委蒿萊，昔日風雲罷酒杯。秦漢文章埋故土，曹

劉名姓蝕蒼苔峴山羊淚魂應戀塞上陵碑首屢回欲告
巫陽招未得寒鴉數點夕陽來蓋當時尙無定論也

謝古梅先生

謝古梅先生

道承

書學褚河南

國朝閩人善書者當以先生爲巨擘俗傳其與狐女倡酬
所謂媚蘭仙子者其真僞不可考然先生敦品勵學實爲
儒宗一時罕有其匹恭讀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

諭云據大學士趙國麟奏稱謝道承在祭酒任內訓導有
方國學諸生因其升任具呈懇留朕思內閣學士尙非繁

劇之職成均事務可以兼攝且從前邵基升任之後亦曾
行之謝道承者仍兼國子監祭酒當時成均欽式如此亦
可謂信而有徵矣

蔡文恭公

漳州蔡文恭公承其世父文勤公之指授髫齡中卽以聖
賢之學自奮文勤爲安溪李文貞公入室弟子公以此得
尋安溪軌範我

朝二百年來閩人與爰立者惟安溪與公兩人而公相業
較安溪尤粹朱文正師嘗稱蔡公直

上書房四十年其培養啟迪於根本之地最深且久諸
皇子孫曾輩對公之容莫不肅然藹然敬信悅服公亦知
無不言而純樸和易能使人意融文正師亦久直三天者
故能言之親切如此余最喜公致仕家居時每遇巡檢典
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爲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亦
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亦必致敬庶幾常存
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
滋事者聞公歿後數年有某典史往鄉捕人者爲公族衆
擁至蔡氏宗祠中扃門押跪笞四十而逐之典史憤極訴

之漳州守求伸冤守問典史曰此冤必應伸但汝以官爲重乎抑以冤爲急乎如肯以一官拚之則我必能爲汝伸冤倘仍捨不得此一官則請再自斟酌典史不言而罷嗚呼此漳泉之刁風所由日熾也

張孟詞貢士

張孟詞名騰蛟汀州寧化人乾隆辛丑朱文正師試汀州府屬秀才孟詞文爲幕客校閱者置劣等師覆閱之大加驚異擢冠其軍翼日覆試愈加賞識召入署中授業而幕客已於前夜襪被去矣逾年舉鄉試第一自是師宦蹟所

至輒與偕愛之如子他弟子莫能及也嘗寄孟詞書云孟
詞年兄近想起居日暢

彤廷對颺五色雲綬蓬瀛高步一鳴歸昌可勝頌耶近作
漫興試筆中一絕云三千閩士校雄雌第一應推張孟詞
萬錦雲霞天上筆雙清梅雪歲寒姿蓋紀實也亦可知老
夫之傾倒於足下矣

陞請如准可罄積滌諸雅裁不一後孟詞於癸丑會試中
式磨勘停科乙卯未及補

殿試卒於京中年僅三十有八孟詞爲人溫而介才高而

苦學嘗欲取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王伯厚玉海刪益之爲
書曰山海精良未成稿如東笋有駢體文數十首沒後爲
金蘭畦尙書取去今不知落何手獨存詩二十餘篇耳文
正師得孟詞死耗寄家人書並詩云孟詞不幸短命死矣
使我心灰氣短然則汝輩不能望其肩背尙逐隊會試妄
希進取真不可不知足也才如孟詞文如孟詞學如孟詞
猶不得一進士出身然則尙有僥倖成進士者豈不媿耶
不得者又何憾耶比較之蔡廷舉林澍蕃而更可悲憾十
倍者也目中所覩止此一人而不得大成耶若阮雲臺之

福慧雙齊何修而得此耶自問我之無能爲役何叨忝耶
哭之四首寄來與知孟詞者看之知而不知者不必示也
杜牧之作李長吉序云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吾
於斯人亦云然果昌谷爲修文之長宋玉爲朱衣之職尙
可解吾愁耳噫或曰天上絕不以文字爲重猶之雲霞花
草而已則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阿阿子姪孫均此此心有
感故不他及詩云不朽文誰屬長吁天祝子玉樓真促李
丹篆莫與徐華暫芬優鉢材偏恥壽榜空羣標駸骨伯樂
痛何如憶昔乘槎日抽桐出爨焦九旬親拂拭一響震空

參

辛丑校士至汀搜落卷得生作大實之置第一
癸卯招至院中指授三月遂舉鄉試第一

視爾

角逢人說鳳條鍾期猶未死山海向誰招心是幽蘭素人

如大玉清五車便矣驟三篋富遺簾潤色吾東里研摩奏

兩京

生爲余州十全頌
進呈特荷褒賚

眼中真國士一第尙虛名

生未及
補殿試

而友于憐弱弟鄭重托遺編魂返幾千里生離修五年誓

余登道岸度汝上層天蒼昊如求士呼空首薦賢慧易題

三界才難贖百身奇文應泣鬼苦學亦傷神玉局來因舊

雲旂去路新滄茫司命意老淚落斯人紀文達師亦有哭

孟詞截句云奇才不是不遭逢卻隔蓬山一萬重記得爲

君題總帳禹門已上不成龍自注余爲君作聯聯有和璧
雖珍終在璞禹門已上不成龍之句第二首云魂遶棠梨
一樹花九泉應悔讀南華誰知入眼黃金屑緣我曾遊賣
餅家自注君卷被斥時余引公羊傳爭之反激成其事第
三首云秋墳鬼唱莫淒涼埋骨青山朽不妨一代文章韓
吏部哀詞原曰弔歐陽自注謂石君詩也阮雲臺師哭孟
詞云張孟詞志趣高潔風儀峻朗博聞元覽穎秀邁倫所
爲文沈博絕麗有相如于雲之目一時文人鮮與抗者既
乃甫申進士未及

廷試而卒宜石君師勸之深也墨卿同年與孟詞少齊名
交最深今摹其像並裝石君師詩翰於卷中以寓悲慕之
意元識孟詞爲題短句云奇士多文遇每難玉山頽後玉
樓寒愛才欲望張文蔚少慰儒魂請一官自注云唐宰相
張文蔚奏名儒不第方干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近
年如黃仲則張孟詞等擬乞吾師請於

朝也

鄭蘇年師

鄭蘇年師諱光策字瓊河又字蘇年閩縣人與先大夫爲

讀書社至交余之妻父也少孤力學古心自鞭家貧不能
就外傳與同懷弟雲軒孝廉自相師友委稟岸異鬢齡老
成博綜羣書規模宏遠登乾隆己亥鄉薦第二遂爲故太
傅朱文正師入室弟子旣聯捷成進士以不獲館選爲歙
退候吏銓仍下帷攻苦如下士甲辰恭遇

南巡盛典趨赴杭州

行在獻賦與江浙紳士合試於敷文書院監試者爲故相
和珅獨於

御座下腳几坐收試卷納卷者必屈膝先生側目之憤形

於色乃約闔士林榭亭王蘭江等六七人以長揖退和珩
衡之遂束闔卷不閱時江浙士皆竊笑之先生灑然返里
不以爲意益肆力於學尤喜讀經世有用之書自通鑑通
考外若陸宣公李忠定真文忠以及前明之邱瓊山王陽
明呂新吾馮猶龍茅元儀

本朝之顧亭林魏叔子陸桴亭諸公著作靡不貫串如數
家珍值林爽文滋擾臺陽詣軍門條上十二議爲福文襄
節相所採用及紅旗旣報徐兩松中丞往辦善後事宜又
條上八議福徐二公並欲邀同渡海以母老固辭中年病

足瀕危而復起因自號蘇年絕意仕途以授徒養母爲事
主講菴峯勤於訓迪嚴憚有法人才奮興桐城汪稼門高
陽李石渠三中丞並欽慕之謂不減蔡文勤風矩也余以
子壻爲受業弟子熟聞先生誨人宗旨以立志爲主謂志
定而後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於著述謂古聖賢之學大
抵先求諸身既修諸身卽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
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存於後
故孔孟著書皆屬晚年道不行後李鳴呼先生之持論如
此故雖窮年矻矻迄無成書僅存詩古文十餘帙亦未編

定自題爲西霞發稿而已嘉慶乙丑余爲輯西霞文鈔上
下卷村友人梓行其詩鈔及儷體文鈔則已編而未梓合
文鈔讀之先生之本末已見近陳恭甫編修撰次東越儒
林文苑傳近人如林鈍村官志齋鄭在謙陳賢開輩皆廁
名其間而先生獨不與因詳爲論列以爲摛逸搜沈之助
或曰編修爲孝廉時曾修後進謁見之禮先生素仰其文
名而欲進之於道毅然以鄉先達自居勉之以修己之學
濟物之功而戒其母以風流自賞適中編修之忌遂銜之
不釋果爾則編修亦編人耳所論撰又足據乎哉

福建鼎甲

有明一代吾閩登狀元者十一人閩縣陳郊洪武陳謹嘉靖

癸丑侯官翁正春萬曆懷安龔用卿嘉靖長樂馬鐸永樂李

騏永樂莆田林環永樂柯潛景泰永春莊際昌萬曆長泰

林震宣德建寧丁顯洪武榜眼十二人閩縣唐震洪武林

誌永樂長樂陳全永樂連江趙恢宣德晉江黃鳳翔隆慶

李廷機萬曆楊道賓萬曆史繼偕萬曆莊奇顯萬曆南靖

李貞永樂建安龔錡宣德寧化張顯宗洪武探花十人閩

縣陳景著永樂莆田黃暘永樂林文宣德李仁傑成化戴

大賓

正德戊辰

晉江張瑞圖

萬曆丁未

龍溪謝澣

宣德丁未

林鈺

萬曆丙辰

漳

浦林士章

嘉靖己未

邵武吳言信

洪武辛未

然登政府者僅李廷機

張瑞圖林鈺而已餘則不惟少顯官亦多天死而陳郊陳

謹龔錡則又皆死於非命本朝百有餘年未有狀元而屢

得榜眼鄧允庭先生

啟元

授編修卽卒吳劍虹先生

文煥

散館

改部轉御史遠引疾歸林青圃先生

校春

稍陞至通政司副

使亦鐫級去位而趙秀山先生

晉

則且以科場事病死獄

中故林樾亭先生謂科名每與福命相妨也近則廖鈺夫

鴻荃

由榜眼累官至大司空而道光丙申狀元爲林勿村

鴻年

榜眼爲何杰夫

冠英

皆福州人殆省運由此轉機歟

世進士

吾閩在前明有五世相聯成進士者與化府一家柯英中
宏治己未科英子維熊中正德丁丑科維騏中嘉靖癸未
科維熊子本中嘉靖庚戌科維騏孫茂竹中萬歷癸未科
茂竹子昶中萬歷甲辰科四世相聯進士者吾郡亦一家
林元美中永樂辛丑科美子瀚中成化丙戌科瀚子庭楫
中宏治己未科庭楫中嘉靖乙未科廷楫子炫中正德甲
戌科庭楫子熾中嘉靖丁未科煇中嘉靖壬戌科

兄弟進士

前明吾閩同懷兄弟進士者福州凡二十二家而同榜者
五家洪武乙卯陳仲完陳洵仁永樂乙未劉鳳劉麒林文
秩林文積成化壬辰林泮林澹淵嘉靖丙戌倪組倪緝興
化府十六家而同榜者二家成化丁未方良永方良節嘉
靖癸未方一桂方一蘭泉州府二十一家而同榜者三家
宏治癸丑黃銘黃鏐嘉靖癸丑史朝宣史朝富萬歷庚辰
謝吉卿謝台卿餘則漳州府五家邵武府一家而已而同
榜無聞焉

本朝則嘉慶壬戌葉申葵乙丑葉申萬己巳葉申薌及廖
鴻藻鴻荃皆福州人惟廖爲同榜云

少年科第

閩在前代多少年登科者福州林文秩年十四中永樂甲
午科林文稭年十三中永樂辛未科興化戴大賓年十三
中宏治辛酉科鄭一鵬年十五中正德癸酉科鄭雲鵬年
十五中嘉靖丙戌科泉州傅檄年十六中正德丁卯科梁
懷仁年十六中嘉靖乙酉科李春芳年十六中嘉靖庚午
科王三接年十六中嘉靖癸卯科黃日脣年十五中萬歷

丁酉科楊元錫年十五中崇禎癸酉科漳州陳睪年十六
中永樂甲午科呂昊年十五中嘉靖丙午科其十六歲以
上者則指不勝屈矣然不若三山志所載宋大中祥符八
年連江黃鼈以六歲應童子舉出身又九年福清蔡伯倫
以四歲應童子舉賜出身更爲稀有

世解首

前明福州有父子解元者長樂林賜中洪武癸酉科及子
僑中正統戊午科興化有三世解元者黃壽生中永樂應
天戊子科及孫乾亨中成化甲午科乾亨子如金中宏治

甲子科

三試巍科

前明福建有三試並擢巍科者福州兩家林誌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李騏以解元會魁而登大魁興化二家楊慈以鄉試第一會試第二而登二甲傅臚戴大賓以鄉試第三會試第二而登探花泉州府兩家李廷機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莊際昌以亞魁會元而登大魁

同榜三及第

通前明一代吾閩登鼎甲者三十三人而同科並得尤爲

美談洪武辛未科榜眼爲寧化張顯宗探花爲邵武吳言
信永樂丙戌科狀元爲莆田林環榜眼爲長樂陳全壬辰
科狀元爲長樂馬鐸榜眼爲閩縣林誌乙未科榜眼爲南
靖李貞探花爲閩縣林景著萬歷壬辰科狀元爲侯官翁
正春榜眼爲晉江史繼偕至宣德庚戌科則狀元爲長泰
林震榜眼爲建安龔錡探花爲莆田林文一榜三及第悉
萃吾閩洵爲海濱盛事矣近惟道光丙申科則狀元林鴻
年榜眼何冠英福州人

會元

前明吾閩登會元者福州六人洪武丁丑爲閩縣陳郊永
樂壬辰爲閩縣林誌乙未爲懷安洪英嘉靖壬戌爲福清
林春乙未爲侯官許毅己未爲閩清蔡茂春興化一人永
樂辛丑爲莆田陳中泉州四人嘉靖庚戌爲南安傅夏器
萬歷癸未爲晉江李廷機辛丑爲同安許獬己未爲晉江
莊際昌延平府一人隆慶戊辰爲大田田一雋

本朝則惟順治辛卯陳常夏一人按陳常夏字長賓又字
鐵山龍溪人榜後授米脂令不赴有江園集里黨罕能舉
其名者率以爲吾閩

本朝無會元失之矣

宰相尙書

吾閩在前明登政府者凡十七入而泉州卽有十人建安
楊榮沙縣陳山福清葉向高莆田周如磐朱繼祚黃鳴俊
漳浦黃道周其餘李廷機史繼偕張瑞圖楊景辰黃景昉
蔣德璟林願楫陳洪謚劉麟長皆晉江人林鈞同安人皆
泉屬也

本朝及今百餘年惟泉州李文貞公漳州蔡文恭公二人
而已若前代福州官至尙書者多至二十一人而閩縣林

文安公家則有三代五尚書之盛

瀚諡文安廷樞廷機俱瀚子煉燁俱廷樞子

本朝直至嘉慶壬申浦城祖舫齋先生始晉大司寇未踰年卽以病去位近則陳望波先生爲大司寇廖銍夫爲大司空或後此源源而來歟

項記卷四終